

「庫房已經沒有食材了呢，能請你幫忙跑一趟嗎？」

「.....咱知道了。」



她現在很苦惱，自從狐宗侍女上門告知這項委託後，兩道細眉中的皺褶就一直沒有消失。雖然侍女最後還補充說並不是強制性的任務，不過自己也有參與幾場比武以及之後的祈福大會，於情於理自己都不能不幫忙。

問題在於如果要採購的話就必需進那常青城，而自己那一星期一次的出門兼採買前兩天剛結束.....也就意味著她又得出門一趟，這也是她之所以苦著一張臉的原因。

常青城在人類聚落中稱不上大，但也不算小，尤其在這邊陲地帶，也是能排的上名號的城鎮。這也表示裡頭活動的人類相當的多，化為人形的同族或是其餘妖精想必也混在裡頭增加數量，想到若要進城就得面對這麼大量的人潮，往外踏出的腳就又收回來了。

她不是害怕或討厭人類，她只是不擅長需要接觸太多人的場面，每次的進城都得先心理準備一番，然後消耗一星期份的勇氣。或許對於別人不過就是普通跑腿，這項委託之於她可說是是一大挑戰。

所以，做嗎？

若是有人能夠同行的話，說不定會比較好一點。但自己又是個無趣的人，除了書跟法術以外的話題向來是說不上兩三句話便詞窮，要是因此讓本來就不多的熟人減少該怎麼辦才好？

大哥在妖門，總不好麻煩他多跑這一趟，畢竟仙門跟妖門中間可是隔了一個狐宗，再怎麼趕路也要花上半天一天的，這不行。三哥跟自己一樣也是少出門的人，況且他最近似乎跟某人走得頗近，之前還看到兩人那堆雪人呢。俗話說的好，妨礙別人戀愛會被馬踢，這個選項看來也不成。其他三個不見狐影的哥哥就不說了，一開始就先排除。

看來哥哥們是沒辦法了，偶爾會陪自己玩的玉狐似乎是不錯的選擇，不過最近他忙著靠說故事吸引一堆女生，這情況說不定還會持續一段時間，暫時不要打擾他好了，這也是當妹妹對哥哥的體諒呢。之前在偏僻小店遇到的時遠先生暫時不在仙門，雖然不是聯絡不到人，如果人家在離這邊很遠的地方怎辦？總不能拜託人千里迢迢的趕回來就只為了下去城鎮買東西吧？最近也才麻煩過范竹前輩，也不好意思繼續給對方添更多事情。

她的小腦袋不斷否決掉自己提出來的意見，最後發現唯一能行的只有自己一個人下山去採購這一條路了。

推開窗看外頭的天氣，冷不防的被帶著冷氣空氣偷襲，打了個很沒形象的大噴嚏。暗自慶幸自己是一個人住的時候正好瞧見路人一臉嚇到的看向這邊，尷尬的快速關上窗，試圖裝作什麼都沒發生。

「哎——」嘆了一口長氣，在這樣下去也只是浪費時間，還不如趕緊把事情辦一辦還比較有用。抓起從上次返家便隨意丟在椅子上的毛皮斗篷，朝空中用力甩了幾次，意思意思的把上頭的灰塵甩掉就反手披上，仔細綁好連接的繩結，斂去頭上及身後那顯眼到不行的耳朵及尾巴，確認身體大半部分都罩在斗篷之下後，咬牙推開木門走出去。



「……好想回家。」從收起飛劍，改用步行之後，她的台詞就只剩下這一千零一個了，還一個字都沒變過。為了避免因為被人類看到使用法術的樣子，從而懷疑自己是否異於常人，進而發現自己非人的身分，她只能選擇乖乖走路走到城裡。

人類也有很多種異能存在，修習法術者也並非少數，堂而皇之使用術法者有，大隱於市者也有，她一向不是喜歡出風頭的人，招來麻煩是小事，牽連到門派甚至是一族可是大事中的大事。

想趕快回家的心情促使她加快腳步，再加上走下坡本來就比較快，一個沒注意腳下便踩上了一個因為上次下雨而結凍的小坑滑了一下，幸好眼明手快的扶住一旁較低的樹幹，這才免於新的醜態發生。「……好痛。」作為代價，吃痛的收回自己仍在發麻的右手，手指上頭也多了幾個長短不一的劃傷，這樣一看，說不定直接摔到地板上還比較好。

甩了甩還沒恢復感覺的右手，毫無意義的朝已經開始泛出紅色液體的傷口吹了幾口氣，含著眼淚撥掉剛才落在斗篷上的針狀樹葉，扁著嘴，一臉不滿的繼續往山下走，嘴裡唧唧的台詞這回換成了「出師不利啊……早知道就挑個黃道吉日了……」

連城都還沒走到就遭遇這樣的挫折，更加堅定平時沒事不出門的想法，可不是嗎？不出門可就不會這樣受傷了。這樣靠著自我安慰用的想法，總算讓她順利磨去剩下路程無聊的時間，期間仍有打滑的情況發現，不過都只是腳步不穩的程度，像一開始那種大幅度的滑倒也就那一次而已，隨著路上走動的行人越多，她也更加注意自己的形象，讓自己看起來就是個平凡的人類。

在看到守在城門外的士兵時，還是跟每次進城一樣緊張，明明自己也沒做什麼虧心事，人家也沒有特別看向自己，不知怎的就是會有種被獵人盯上的感覺。或許是殘留在身上的獸性直覺感受到那寄宿在刀劍上的煞氣，才會讓她對於這類型的人特別警戒。

和平時代自然沒有入關檢查這麼麻煩的流程要走，隨著人群一起進城，要面對的是比剛才更多一倍的人潮。未時，正好是餐館一類忙碌時段的末端，街上充斥著不少從酒樓飯館走出來的公子哥跟小姐們還有她們隨身攜帶的婢女隨從等，大幅增加了流動人潮的數量。

而她的目的地非常不湊巧的跟那群吃飽撐著沒事做的人們相同——集中了大量店家的集市。

嬌小的身體在這樣的環境下實在不方便行動，看起來無害柔弱的外表也容易讓人將她當成好欺負的軟柿子，或許是衣服的布料看上去就不是平民會使用的，從城門到集市這段路，扒手就遇到三四個，全都被她不動聲色的解決掉，中了幻覺的他們這會可能還在高興自己得手的如此容易，殊不知繡著小花樣的錢包到現在還是穩妥的躺在她上衣內側的暗袋中。

要買什麼好呢？都到了這時刻才開始想最基本的問題感覺有點晚。

狐狸說起來是肉食性動物，那麼就買肉吧，至於豬雞牛羊要選哪個也是個困擾，考慮到每個人帶回去的肉品說不定都不一樣，也就安心選擇了自己偏愛的雞肉。有點艱困的走到販售肉品的店家前面，卻沒聽到理應會存在的叫賣聲，勉強地從人牆中擠出去，總算能看到貼在關緊大門上的一張紅紙。

『到隔壁城裡吃喜酒，本日公休一天。』

墨跡已乾，看來店主人已經離開這邊不少時間，雖然不知道他甚麼時候走的，又是甚麼時候會回來，今天別想買到肉這件事是肯定的。看著那張看起來刺目的紅紙，他有點發懵，好不容易進城一趟，沒想到會遇到這種狀況，就算心裡知道這不過就是一個突發狀況，還是忍不住小聲抱怨：「至少也先把肉賣給我再走吧？」

除了肉，還有別的選擇嗎？一手撐著下巴，垂著眼思索者，同時還不忘往未開的大門口一站，免得讓自己成了一個活生生的路障，肉沒賣，冬天也沒什麼青菜可買……況且愛吃蔬菜的狐狸也少，這東西又易壞，沒吃完放著爛掉反而是種浪費。買米嗎？但自己這麼矮小，就算偷偷用法術減輕米袋的重量，一個小女孩扛著兩袋米在路上走，不用特別想像也知道那畫面有多滑稽。而且認真說起來，太累了，不成，不符合她的性格。

試著在街上晃了兩圈，無奈的發現現在開著的鋪子不外都是賣些胭脂水粉或是給小孩子玩的竹製玩具，再不然就是賣著包子饅頭一類熟食的，怎麼看都沒一個符合她的需求，為了不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做白工的樣子，她默默的跟那拉糖花的小販買了一支有著可愛圖案的麥芽糖，絕對不是因為被對方手藝吸引而買下的。

順便幫三哥帶點紀念品回去，這樣幫自己找著理由的多買一隻麥芽糖，看著老闆用油紙包覆好那造型精美的糖果，開心的情緒驅趕走先前的不滿。甜膩的味道在一瞬間充斥著嘴巴，讓自己感到疲憊的雙腿再次湧現了一點力氣，專注吃著糖的樣子就像普通的人類女孩。

習慣性的走在常去的書店，在進門前想起裡面是不能飲食，要是不小心滴到書籍就不好了。喀哩喀哩的把還有一半的麥芽糖咬碎吞下，過甜的口感讓她有些口乾舌燥，舔了舔嘴唇，確認自己的嘴上沒有殘留的甜蜜，這才放心的走進。

這回可沒遇到同族或是任何同好了，如同往常的挑了幾本並不厚的閒書，安靜的付了錢就走出店外，走上熟悉的返家路線。才剛走出城外，她便迫不急待地翻開其中一本書，就這樣邊走邊看起來，至少能給這枯燥的路程添上一點樂趣。

這樣的舉動的確讓她吸引到一些訝異的目光，不過時間尚早，出城的人遠比進城的人少，大部分的人也就撇了一眼，就繼續忙著自己的事，守城的繼續守城，趕市集的也繼續趕市集，她就這樣沒造成什麼狀況發生，順利地返回仙門的家裡，在坐上御劍的時候，還把那枝據說要給三哥的麥芽糖拆開含在嘴裡。

「反正三哥又不知道咱有買。」



「……為什麼阿？」一臉不可置信的看著仍然待在木門上頭的紙片，紅紙曝曬在太陽下一天，又沾了不少隨風飛揚的沙土，表面已經有點斑駁，可以得知就是昨天那張阻擋自己的公告，看來店主昨天沒有回家。

若是到外地參加喜宴，因為太盡興或是酒喝過頭而得在那邊過夜並不是件稀罕事。只是她還特別晚了一個時辰才出門，卻還是吃了好大一個閉門羹。

此刻，她深深覺得感情被欺騙，還是被那一張薄紙欺騙。「不過就是一張紙，咱還不燒了你……」雖然這樣嘀咕著，不過也就嘴上講講，小手重複握拳又放開的動作幾次，終究只能乖乖的摸摸鼻子，認命。

——大不了就住客棧，就不相信會連續三天都歇業。

原本只是隨意的想法，決定實行的念頭卻越發濃厚。仔細想想，不用花多餘的時間去走那半條山路，可以舒服的窩在被褥裡，也不用動手煮飯，多付點銀子就能有美味的一餐，除去花費不低這點，可說是完美的等候生活。

不動聲色的掂了掂繡花錢包，看來可能不如想像中的完美。

方向是決定了，最重要的客棧該從哪找起她是一點概念也沒有。帶著迷惘的視線看著前方流動的人潮，思索半晌，決定偷偷跟隨在看起來是旅行商人的一行人後面走。總歸是幫自己找到了標的物，雖然不知道對方目的是不是跟自己一樣，但比起呆站在這被眾人側目好多了。

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對吧？

或許是因為最近運勢不怎樣，又或是上天同情她這兩天的遭遇，這一行人倒是順利的帶領她找到了一間看起來樸素的客棧，因為緊張而繃著一張臉，差點就被當成離家出走的大小姐。

好在不是用餐時段的一樓除了店老闆跟店小二外沒有其他人，免去了被圍觀的慘況，紅著一張臉，在老闆娘關心了不知道第幾次後終於順利的付了錢，拿到房間的牌子，急忙的上樓，找著房間後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埋到被子裡。

「好累……」明明活動量比昨天還少，怎麼感覺比昨天還累。

總之先睡個覺，有點睏了，今日可還沒午睡呢。開始被睡意侵蝕的她把收在懷裡，看到一半的書放在枕頭邊，一邊打著睡醒看完他的主意一邊入睡。

一定是這房間太像自家的才會讓人這麼犯睏，睡著前浮現最後一個想法。



「哈阿——」用力的伸著懶腰，打了個大哈欠，未看完的書本在夜裡只向前了幾頁，離看完還有一段距離，揉了揉仍帶著濃濃睡意的眼，一時間忘了自己身在異地的事。

一直到花了點時間尋找梳洗用具才想起這件事情，將頭髮整齊紮好，確認了儀容整齊後帶著剛浮現的緊張感出了房間，將牌子歸還給老闆娘，沒有拒絕對方塞過來的包子，帶著好奇的心情看著清晨的街景。

在山上住了這麼長一段時間，這還是第一次走在卯時的城裡，少了遊人的道路上沒有那種擁擠感，婦人三三兩兩的一同走向市集採買食材，她也照著昨天走的路回到了販售肉品的店鋪，這回總算是順利的買到想要的東西，還不忘多買自己要吃的份。

熟門熟路的出了城，一路走往山上，路上碰到幾個尋找山筍野菜の歸人朝自己打了聲招呼，她也露出微笑點頭回應。

「小姑娘，今天有狼出沒阿，自己一個上山太危險了。」其中一個人一臉擔心的說著。

「……！咱、咱只是替山上砍柴的父親送去他忘了帶的午飯，一會就下山了。」維持住表面的笑容，道出臨時想出來的理由，「這麼早應該沒事的，咱還能順便通知父親多注意點，情況不對早點下班。」

只見對方的表情換上寬慰的笑容，「真不簡單，小小年紀就有這般想法。要不是老身的孫子才剛出生……」「咱先告辭、老先生下山還請多注意點。」覺得話題往其他部份偏去，只得硬生生的打斷對方的話，帶著歉意的鞠躬後匆匆離開現場，繼續往山上前進。

也不知道是幸還不幸，接下來的路上沒遇上半個人影，周遭只剩下踩在雪地上的細碎聲響，寂靜到令人產生恐懼。

她突然想起剛才聽到的消息——有狼出沒。

一手抓緊有點份量的雞肉，右手探入懷中抓了幾張符出來增加底氣，加快腳步，希望盡快走到能安心用御劍的地點，沒事的，不過是自己嚇自己罷了。

可惜老天特別愛跟他唱反調，等到前進的道路被一隻明顯比正常大小大上一圈的白狼堵住的時候，才發現自己已經被包圍了，進退無路的情況讓她慌了手腳。

該怎麼辦才好？碰到書上沒有答案的情形總是得花一段時間讓她思考，但現在可不是這麼悠哉的場景。要用符嗎？可是離安全範圍還有一段距離，要是鬧出太大的聲響，說不定會讓人類聞聲而來，自己一副沒事樣太可疑了，要是地面上多了一個坑要怎麼解釋好。否認掉幾個想法後才驚覺現在不是這樣做的時候。

白狼首領緊盯著自己，紅色的眼珠更增添了幾分凶性，其中的壓力讓她忍不住退後了幾步，「……阿阿，果然還是不行……」一兩隻也就算了，當對象是一群把自己當食物看待的狼，她實在是無法隱藏自己的恐懼。

像是以這個小動作為信號，前方的白狼朝天長嘯一聲，原本逐漸縮小的包圍變成朝目標奔去，在血盆大口即將咬上嬌小少女的瞬間被凍成冰塊，摔在地上發出一聲悶聲之後就沒了聲息。

一連幾個都是如此情形，狼群緩下腳步戒備，對方應該是能輕鬆狩獵的肥羊才對，可沒想到是隻批著羊皮的狼。

「別、別過來！咱咱咱不想殺生的。」停不下顫抖的她眼眶含淚，手上抓著數張藍色符咒，原本以為這樣能使白狼們知難而退，沒想到仍然是相同的狀況，看來得換個方法。

牙一咬，換了一張符咒扔到地上，瞬間展開的冰藍法陣凍住自身周遭的狼群半身，原本應該更強效的效果被過多的目標物削弱，不過能夠爭取到逃跑的時間就足夠了。

給自己的雙腳用了暫時加快速度的法術，以不穩的腳步往前方奔跑，背後是白狼們不甘的吼聲，看來在冰層消失後就會追過來。

一路跌跌撞撞的，好不容易看到目的標記，隨即便摔入一個大坑中，想來是太過開心才會沒注意到腳邊的情況。

「.....痛.....」懷疑自己最近是不是做了什麼壞事，怎會時運不濟到這般地步，「果然不出門就沒事了.....」雖然地面鋪滿白雪，但直接撞上去還是痛到不行，包裝好的雞肉也散開，只能忍著痛楚把四散的肉塊重新整理好，狼狽的從坑中爬出。

召喚出御劍，才剛坐好，就看到掙脫的白狼正往這邊過來。急忙令御劍飛起，避開撲上的白狼首領，從上往下看著仍向自己發出不甘的咆哮聲的對方，明明處在安全的位置卻還是捏了把冷汗。

確認好方向，緊繃的情緒一過，疲勞便一股腦兒的湧現，要不是會摔下劍，她早就躺在上頭了。默默的享受著現在悠閒的氛圍，開始期待不用出門找罪的生活。



一進家門就直奔二樓的床舖，也不管自己身上還沾著泥土一類的髒物，躺好了就一步也不想動。

想起狐宗侍女看到自己狼狽的樣子還吃了一驚，看來只有自己是這樣的淒慘，對於自己的運氣低落更確切的理解。

不過，從今天起就能夠繼續待在家裡不出門了，開心的蹭了枕頭兩下，在睡著前下了個決定。

在運氣好轉前，絕對不要出門。